

在希望和失望之中,永远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

陈祖芬悄然地走了。

2021年10月中旬,读建功兄一篇文章:《落英缤纷忆故人》,文末写道:“……甚至有一位活泼开朗的好朋友……远行,我不知道是家人或是本人的意愿,至今也没有对外宣布……”我好奇地问建功,他文章所指的“活泼开朗的好朋友”是谁,他答:“祖芬啊!”

这个噩耗令人震惊!应该是我大前年吧,我那趟上北京,曾约晤一班朋友叙旧,她与夫婿、知名学者刘梦溪兄也来了,但都拉着拐杖。

梦溪兄因早就有隐疾——坐骨神经,“祖芬一直是健旺的。”席上她告诉我,“她患了淋巴瘤,有文友介绍她到台湾治疗,说那边有一个治疗专家。她去一二趟了,病情有好转。”

说罢,表情像平时一样,乐观、开朗。我还为她庆幸,默祷她早日康复。

后来我向她俩的好友严家炎太太卢晓蓉女士探询详情,晓蓉女士答复如下:“有关祖芬去世的消息,是祖芬生前和他(按:指刘梦溪)商量的,不发讣告,不惊动任何人。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有我和严先生及他们的几

位亲友去了。我们遵照他们的意思,也就没有告诉任何人,请您原谅。祖芬得的是癌症,发现太晚,曾多次去台湾治疗,终不得治,于2019年10月16日去世。梦溪先生问候您好!”

想不到她的离去是在2019年的10月。我倏地想起,作为她崇拜的偶像金庸的下世,也是在10月,但他比她早走了一年。

那年金庸到北京大学演讲,祖芬兴冲冲地去听讲。慌忙中她走错了,北大后门大闸锁住了,她看看钟,金庸很快就开讲了。她心里一急,一步登上铁门的栏杆,攀援起来。她肩上背着背包,一边挂着照相机,“这次用上两条病腿爬门,真有点奋不顾身。”

一个逾五十岁的女人,加上拐了脚,拚命加舍身的目的只有一个,快点见到心仪的查大侠!

这就是祖芬,充满了率真、冲动和活力。她是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获五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几十次文学奖,出版了二十多种专集,还是北京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一名誉官衔没有给她任何包袱,她永远是轻装而行,所以她活得自在。

童真陈祖芬

□彦火

我曾写过,与陈祖芬交往,我很快想到别林斯基的那一句话:“人,在儿童时,瞥见群鸟飞过就蹦跳起来。”

陈祖芬也葆有这种童真和冲动。她特别敏感,对新鲜事物或她关注的人和事,她都格外雀跃和投入。

陈祖芬多年前在香港作家联会为她举办的讲座上,特别讲到她三次采访商界奇才马云的体会。她没有正面讲述马云的发达史,但她却讲到马云生活的另一面——充满童真兼富幻想。她原来不懂计算机,因为有一颗赤子之心,惟其如此,才可以海阔天空,浮想联翩,不受世俗、程序、习惯的羁绊,最终创造出奇迹来。

儿童是最富幻想力,也是最不受规限和制约的。陈祖芬的情怀和心态是很童真的,她从成人身上,看见许多童心,同时她也把这一颗颗童心献给读者。

她那次来港,特别赠我一张自制的贺年卡,是一张她拍摄的长条幅玩具布娃娃照片。这些玩具布娃娃都是她自制的——世界各民族的布娃娃,她用心去仿造并为这些布娃娃度身定造缝制衣服。

我到过她北京的家。她与梦溪兄在奥林匹克村占地面积近三百平方米的家中辟有布娃娃展览室,在三边靠墙的层架上摆满布娃娃,形状迥异,琳琅满目。她自制的布娃娃,惟妙惟肖,做工一丝不苟,非常精致。她的先生刘梦溪说有五百多个,是一个小小的娃娃公仔博物馆。

这趟陈祖芬在香港巧遇上海作家陈丹燕,在一次饭叙中,

陈丹燕看到陈祖芬的布娃娃玩具照片,也大为激赏。她说,布娃娃玩具做得太逼真也有灵气。她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拥有一个十分逼真的玩具娃娃,玩具娃娃会长头发,这个女孩子经常要为这个玩具娃娃剪头发。换言之,陈祖芬制造了那些奇妙的玩具娃娃,也应该是有灵气的。

陈祖芬很喜欢迪斯尼乐园的“小小世界”,那是一个属于儿童的天地,没有暴戾,没有争斗,没有尔虞我诈,只有和平歌声和朗朗笑声。这在陈祖芬的心中永志不忘。

祖芬说,较早的时候曾忽发奇想,她希望人生可以掉转来过——人应该倒着活——先过老年,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再过中

年,为子女操心,为父母尽孝,为工作奔忙;再过盛年,伉俪成双,有婚姻,有爱,有青春余韵,常有爱的节目和欢宴;然后再过青苹果一样的少年,带着观望世界的蒙昧表情;当然,最后再做婴儿,回到妈妈的身体里当小宝贝。人生规律假设如此,世界将有了喜剧的基调。如果人生可以在悲观与乐观的活法中选择,我会选择由老往小活。

这种倒转过来的活,在现实社会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从心态上,也许可以做到。人年纪越大越有童心,这在很多老人家的身上是可以看到的。

我记得铁凝说过一句话:“……正如热情需要冷静冶炼,文学所需要的永远的天真恰恰是穿过艰难、沉重、复杂而又美好的生活,从凝重、深刻的思考中获得,她乃是人类最优美的精神之一。作家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在困难和成功面前,在希望和失望之中,永远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才能唤起读者和他一道,热爱生命,喜悦人生。”

我相信,飞上天国的祖芬,正与朵朵飘逸的浮云结伴,怀着她那份童真在蔚蓝的天空开心地遨游!



月亮桥 (国画)

□苏小华

我总觉得铁观音不是茶名,而是一个人,是打得开收得拢的一个人

铁观音的铿锵气

□郭发仔

初闻“铁观音”这名字,舌根一下就硬了起来。

铁的东西经用,也难得。据说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普及时代,其间磨蹭了近千年。读大学时,教学楼门口摆了两株植物,茎叶如棕榈,却硬实如鱼刺,大家说是铁树。铁树也会开花,但我大学期间就没见它开过花。

茶里的铁观音,没那么矫情,也不似想象那般铁青着脸不近烟火。卷曲成壮实的圆粒,青蒂绿腹蜻蜓头。丢几粒入杯,叮叮当当有人间的欢喜。一壶滚水粗暴地落下,铁观音的铁气瞬间纾解,蜷曲的身子一伸腰,打半个哈欠,原本干枯的叶片又活过来了,如同缀上金枝,杯子里瞬间层峦叠嶂,似湖心小岛上种了一棵小茶树。

铁观音用茶偏老,老的东西有阅历,经得起揣摩。铁观音的老叶红镶边,里面藏着春秋雨露,暗含兰韵馥香,初饮浅尝,有远山飘来的云雾,带着氤氲之气,浸润唇齿。再一口,如日出东山,微温上头,口舌里有草芽破土而出,挠得味蕾发痒。三泡之下,茶气彻底外泄,馥郁持久,自口耳眼鼻灌入,山一程水一程,待尘埃落定,雅韵升至头顶,入化境了。

铁观音好喝难猜,是行家的口头禅。采青、晒青、凉青、做青、炒青、揉捻、初焙、复焙、复包揉、文火慢烤、拣簸,一粒铁观音就是一场容不得马虎的修行,初制工艺最原始,必须一脚一脚地踩,一掌一掌地捻。

我之所以喜欢卜新民的文章,就在于他不事矫饰,没有时令的套话,是心灵的流泻

本色写作

□徐南铁

我认识卜新民,是在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那年秋天,我跟着政协几位退休的领导一起外出访问,结识了同行的他。因为气味相投,一见如故。听闻他平时也写点散文随笔,就约他给我主持的微信公众号《记忆》写篇文章。虽然那时还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但认为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受过较为完整的中等教育,又以“老三届”的身份毕业于名牌大学文科,文字总可以信任的。

过了不久,卜新民给我发来第一篇文章《纸短情长》。文章感慨妻子对自己人生的全力支持。从文章的婉转流畅上看,卜新民驾驭文字的能力确实足以让人信任。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做这种看似平常选题的文章,却得心应手,既显露了一个男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且展示了一个人面对大时代风云的淡然、守拙和坚毅。

此文在微信公众号《记忆》推送时,我依惯例加了“主编者言”：“告别妻儿远上北方求学,妻子独自在家耕种田地 and 操持家务。作者为妻子的不易感慨万千,以饱满的笔触深切表达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作者没有写自己的不易——只身负笈京城,过大年也未能回家看望妻儿。夫妻俩的那种人生境遇和追求,属于那个难忘的时代。”

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三届大学生来说,怎样处置“糟糠之妻”,是摆在一些人面前的难题。卜新民似乎没有被困扰,云淡风轻,走出了人生的峡谷。

这次出集子,卜新民不但收入了这篇文章,并且以此篇名做了书名,可见他对此篇文章的重视,更可见他对婚姻、家庭、人生的立场和态度。那应是故乡的山野田园滋润的一种精神,朴质而自然,没有任何大话。在另一篇《牵手走过五十年》的文章里,他无不打趣地总结:“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就在身旁。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已成老妻。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白首齐眉。”

2019年2月,《记忆》再次推送他的文章《两次高考:为了

铁观音属安溪的好,安溪的铁观音才是真的铁观音。当地有民谚说:“四季有花常见雨,严冬无雪有雷声。”安溪的土壤、海拔、降水、温度、湿度,赋予铁观音独特的生长环境。其实,铁观音既是茶名,也是树名。据传,安溪县崇信乡尧阳乡人王士让,平日里喜欢收集奇花异草。乾隆六年(1741年),王奉召赴京师,随带家乡尧阳地方茶,馈赠恩师方望溪相国(方苞)。方望溪转进内廷,乾隆帝询问崑阳茶史,得知因茶发现于南山岩石下,即赐名“铁观音”。也有传说,因铁观音茶形紧紫色沉如铁,故有此名。

我总觉得铁观音不是茶名,而是一个人,是打得开收得拢的一个人。

我对铁观音有好感,是因为其不似大多数茶叶那么纠缠。一股绿茶夜间轻易喝不得,否则一个晚上睡不着觉。铁观音最有分寸,醒醒脑,吸烟碱去油腻,白日上班忙碌,夜间来劲了码字,一杯茶,一支烟,啪啪啪文章在光标下滚出,精神丰富了,嘴里也不寡淡。画完最后一个句号,便可安然上床。

夜色已经落下,一壶铁观音正冒热气。突然想起北宋文豪苏轼的诗来:“从来佳茗似佳人,绰约风姿任品斟。流韵标香谁第一? 风华绝代铁观音,“铁观音”几个字敲出来,有铿锵的金属气,有温婉的抚慰感,我与苏轼同时举杯,斯文地喝了一小口。

我之所以喜欢卜新民的文章,就在于他不事矫饰,没有时令的套话,是心灵的流泻

本色写作

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这一次,我的主编者言写道:“77级和78级是如今常提的话题,高考改变命运的例证在他们的人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本文作者认为舆论关注有所偏颇,相对忽略了农村子弟在波海中的颠簸。其实还应包括那些被岁月蹉跎而不敢、不能应考,甚或因此无法考上的人,才是那个时代完整的青春画卷。”

我之所以喜欢卜新民的文章,就在于他不事矫饰,没有时令的套话,是心灵的流泻。他坦言自己的高考是“为了把谷壳去掉,变成吃米的身份”。这种朴实的表述方式甚合我意。其实它也正是社会心理的形象表述。

由此开始,我跟卜新民结下了文字缘。几年间,我的微信公众号断断续续推送了他的多篇散文,其中最令我喜欢的是《斧声砍坎在幽谷》和《梅江船夫,没有书读的漂泊人生》。前者关于山,写了一个伐木的故事,展示了一个时代青年的内心郁结。后者关于水,写的是作者与家乡那条江的故事,展示了他命运激流中的迷茫和抗争。但是字里行间寄寓着生命的洒脱,读来并不压抑。它们寄托了一个乡村少年成长历程中与家乡的山水之情。

卜新民的文章主要围绕自己的人生展开。作为一个亲历者而非旁观者,背景无论是乡村记忆,还是京城岁月,或是职场生涯,他都坦然作为文章的主角,因而文章情感丰沛、自然。写家庭和家人的篇章当然更是如此,如写母亲、写弟弟,写到自己几次哭,淋漓酣畅,令人动容。他的文字凸显的是一个“真”字,体现了他的为人风格。

卜新民的作文是本色写作,是真情流露。他的议论不动声色,不急不弛;他的描述情感饱满,映射出时代沧桑。他不为任何创作理念而写,但是历史情怀在文字中闪烁。他的人生道路,是二十世纪末青年生存状态的缩影,又是一个成熟男人对生命的热情关注和深入思考。就像清冽的山泉百转千回,终于汇入大江,奔向大海。

岳父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洗礼,理想信仰是他的精神食粮,物质追求很低,仅聚焦在生存和吃饱穿暖上

必要和非必要

岳父做事,或与人讨论问题时,有一个前提,也是口头禅:“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有什么必要呢?”确有必要,岳父才兴致勃勃去做、去讨论;倘若属于“非必要”,便毫无兴趣,不予理睬。提起岳父,岳父的同事私下还经常打诨:“这个……有什么必要呢?”岳父已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躺在藤椅上摇头晃脑哼京剧的样子,依然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

岳父1946年入党,年轻时经历过枪林弹雨,能活下来实属侥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妻子去韶关看望岳父。岳父躺在卧室里的藤椅上,双手捧着一块小半个巴掌大的、金光闪闪的奖章,不时轻轻抚摸几下,像是捧着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为老同志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现在你们好了,生活在和平时代,工作时,天上也不会有炸弹掉下来——当时我们就是在那种条件下工作的。幸福生活来得很不容易,你们要好好珍惜,开心生活……”每次看望岳父,他都会叮嘱我们要怎样怎样,最高频的,便是“开心生活”

四个字。

岳父每天很早起床,洗漱完,便出门散步,随身携带两件宝物:右手拄手杖,左手端一个破旧的、古董级的、尚可作声的小收音机。散步时间,听听新闻联播,听听新闻和报纸摘要,等回到家,天下大事已了然于胸。岳父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洗礼,理想信仰是他的精神食粮,物质追求很低,仅聚焦在生存和吃饱穿暖上。日子虽过得简单,却是“开心生活”的楷模。其秘诀,在于把握了人生的必要和非必要。

漫漫人生,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非必要的?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不同的格局,不同的境界,对此定义不同。岳父的内心,自有他的清醒和坚定。岳父认为,理想和奋斗是必要的,人靠理想信念滋养身心,一切美好生活出自奋斗,但“功成不必在我”;维持生命的物资是必要的,超出部分则是非必要的;雪中送炭是必要的,锦上添花则非必要;人生皆有缺憾,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敝帚自珍是必要的,愁眉苦脸则非必要……在需求多元的今天,人的欲望

□丰来

被释放,人心浮躁,欲望喧哗,有人不论必要和非必要,恨不得统统囊括入怀,“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以致烦恼丛生,焦头烂额。倘若冷静下来,列出生活和工作的“烦恼清单”,加以理性思考和甄别,我们会赫然发现一长串“非必要”的东西。非必要的东西,带来了非必要的烦恼。诸多非必要烦恼,团团包围、屏蔽、遮盖、压制,此乃人生不幸福、不开心的重要根源之一。

现实生活中,比较是普遍存在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岳父看来,比较亦有“必要”与“非必要”之别。有的比较,看到榜样,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激励自己努力上进,这是必要的;有的比较,比如相互攀比,除了徒增烦恼,别无他用,这就是非必要的。岳父也会比较,他喜欢同牺牲的战友比较,一下子便知足常乐了。

老一辈人当中,像岳父这种“知足常乐”的人很多。大浪淘沙,留下的是金子。人生也要“淘一淘”,淘去非必要的沙砾,留下必要的金子,就能开心生活了。

下午放学后,我飞奔回家里,因为奶奶煮的蕉芋已经熟透出锅

蕉芋清香

□陈又新

上班路过学校前面的坡道,发现这里竟然生长着几丛蕉芋,我如见到老朋友一般欣喜。

刚逢第一场春雨滋润大地,被浇灌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我和儿子小鱼便把已发芽长叶的蕉芋仔分苑,然后就在楼下地坪边栽了几处,覆土掩埋,以作绿化。

没过多少时日,蕉芋便泼泼辣辣地长了一大片。它的叶子带着尖状,筋络分明,茎线清晰。刚生出来的叶子,开始时候的颜色是嫩浅绿的,然后变为翠绿,苍绿,深绿,亭亭玉立,在蓝天白云下,时常带着点点滴滴清晨的露珠。绿叶在徐徐吹来的清风里,娇艳地羞着羞,微笑着,招手着。

几场夏雨过后,蕉芋花悄然绽放,美艳的花枝随风摇曳,红红,黄黄,朵朵,簇簇。每天早晨,我会站在蕉芋旁边伸懒腰,呼吸新鲜空气。偶尔细细观察蕉芋上的晨露,一阵怕人的和风,将花瓣吹落一地……

这种植物每年发苑特别快,夏天的蕉芋冒出了花苞,在太阳的强烈照射下悄悄地开放出鲜艳的大花朵。

到了冬天,该收获了,先用

儿时喜欢游戏,游戏的种类和方式四季不同,四季不断,打陀螺就是其中一种,但我和小伙伴们打陀螺在春夏季居多。

我们玩的陀螺有两种,一种是用瓦片做的,一种是用木头做的,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瓦片做的陀螺相对简单,找一块厚薄适中的瓦片,青瓦是最理想的选择,清洗干净,在平整的瓦片上画一个比银元稍大的圆,预留一点距离,小心地把圆圈周围的瓦片敲掉,按照划线把凹凸的瓦片磨成一个圆形,接着把圆瓦片两面磨光滑,在圆心处画一个尾指大小的圆,用钉子和小刀将其挖穿、刮圆,瓦片变成了一个个圆环;再找一根与圆孔大小适中的竹子,截断成一节3至4厘米长的竹管,把竹管的一端插进圆孔,稳固,与圆面齐平。另外找一根比竹管长2至3厘米的棍子,把一头削成圆锥体,其余连着圆锥头的部分削成能穿过竹孔的圆轴,一个陀螺就大功告成了。

找一根棉绳或小麻绳,一头捏或套在手指头上,其他的缠绕在竹管上,一手捏住穿出竹孔的圆轴上方,一手将缠绕的绳子用力一抽,陀螺就可以在选定的桌面上、椅子上、石板上、地板上飞速地旋转、旋转……通常,我们会二三个、三五个小伙伴一起比赛,比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长。或者在桌面上、在划定的圆圈

内,同时抽动陀螺,陀螺在旋转在移动中碰撞,有的陀螺一碰即倒,有的碰即弹开,摇晃几下又再旋转、旋转,每倒下一只,掉下一只陀螺,总有懊恼的,总有一片笑声。有时,我们会找来彩色的粉笔,一端轻轻放在旋转的陀螺上,陀螺旋转着变成了一朵朵彩色的花。

木制的陀螺俗称“定乐”,做工要复杂费力一些。找一段直径约10厘米长约30厘米的木头(大小看个人喜好),削去树皮,拿尺子和笔在木头上量度画出三段,把上端用刀砍削成一个圆锥,与圆锥相连的中间圆柱不动,下端又是一番刀砍斧削成斜面较平缓的圆锥,圆锥的顶部削一圈线槽后留下约2厘米长手指粗细的圆柱,末端又削成圆锥形,在小圆锥上钉上一截铁钉,然后用砂纸打磨、抛光,一只木陀螺就可以落地了。有心的小伙伴还在陀螺的圆柱上刻凿出一道一道的圆环,涂上颜色,就更美观了。

比赛以持久和劈打的方式进行,在篮球场、水泥桌、方砖地面或硬实的沙土路面上,用绳子沿线槽一圈一圈缠绕着圆锥,绳子的末端缠或捏在手上,拿绳子的手虎口抓住缠绕绳子对上的圆柱,先是手腕往内收,然后拧腰助力手腕向外翻往前抛,旋、甩,同时绳子用力向后一拉,绳圈一圈一圈飞速回旋,

陀螺在转,时光在转。